

從相識到永別

憶愛國學人李天民

● 許伯超（前東吳大學教授兼城區部主任，前師大附中校長）

深悔不會拍下照片

一九九三年五月初，我到故鄉四川成都探視中風的三弟光鑽，忽得姚教授必德電報說李教授天民兄舊疾復發，已住院療治中，我匆匆整理行裝，經香港飛到台北，立即與必德一同去看他。

那時他已在醫院作完了一次療程，回家靜養。他的兒女們為看護便利與消解他的寂寞，特別在李開蓉所居的一座十層大廈內租了一層作他的住所。我們去時，工人正在搬運冰箱沙發，佈置客廳廚房。李開露自美國歸來看護，同住於新居中。得知他的兒女們已先後輪流返台陪伴他一段時間，我即了解病情必很嚴重。

李開敏在榮總醫院任社工主任有年。榮總的名醫對天民兄的治療，必慎重悉心竭力。李開露在美專攻護理，專程返台照護父親之外，又特別聘了一位富經驗而細心的護士

住在家中晝夜看護。

我們到達時天民正打過針，躺在床上休息。看見我們後強欲起身，經我們一再勸阻才同意和我們臥談。他氣色甚佳，語音清晰有力，遠比一年前他在榮總手術後我去看他時的情狀佳。我對他談到故鄉成都的情況，老友們對他的關懷，他時露笑容。「好好靜養，早早復原。明年春暖花開時，我陪你再去找成都探視親友。」我對他說。他咕咕地笑出聲來。

最後一次去看他時，開露以愉快的語調告訴我，醫生說病況好轉，自明天起藥量減半，我暗中合十感謝上蒼。

每次去看他，我都帶上照像機，而始終下不了決心拍照。內心中恐怕這是一張最後的照片，我不願是一張最後的照片。現在，我卻深悔不曾拍下一張照片。

離成都時，我已患感冒多日，到台北後服藥打針，迄未痊癒。所以在台北十多天，除了幾位老友外，那兒也未去。返美那天早

晨，我電話必德，想邀他同去看天民，「可是我內心不知為甚麼很怯懼，很猶豫，」必德說。「我看還是不去的好。」

就這樣，我帶著感冒飛還了洛杉磯。

辦夏令營莫立感情

天民和我相識於抗戰初期。當時我奉青年團中央團部之命，去成都以西的灌縣籌辦暑期青年夏令營。那時天民任青年團四川支團部幹事長。營地的選擇與整備，教師與管理人員的聘請，總務工作及員工八百餘人衣食住行的準備，皆賴四川支團部的協助。夏令營有如台灣現在每年所舉辦的暑期夏令會，不過前者以志願參加的大專在校男女學生為限，後者以海外華僑學生為限。訓練期間均為一個月，所以自開辦至結束，工作十分緊湊繁忙。徐天秩兄時任支團部秘書兼總務組長，是協助我工作的最主要助手。除了經費與計劃由我自重慶攜來之外，需要聘請的教授、教官、隊長、指導人員、醫療人員、

體教用品、主副食物、工役廚師以及營裝與枕被等，我列單，天民、天秩即照單供濟。先後我奉派到灌縣籌辦了兩次夏令營，進行得非常順利。受訓學生均極滿意（期末學生問卷調查的統計）。這兩次短期共事，奠立了我們間的了解與感情。也使我結識了當時所謂華西壩等七所大學中的多位校長與名教授，日後成為終身的好友。

賦性含蓄言辭委婉

抗戰末期一九四四年冬，日軍進據貴州省獨山縣，調集大軍準備進攻四川，作困獸之鬥。中央政府計劃將陪都遷到西康的昌市。四川將劃為幾個游擊區。有一天中央團部組織處處長康兆民（澤）先生於中午下班，邀我同他一道去其家午餐。餐後他向我述及遷都及劃游擊區計劃，擬派我到四川支團部任書記，協助天民工作。我說，天民與我相識僅在辦理夏令營之際，為期很短暫，之後亦無交往。書記是幹事長的首席助手，職責繁重。各省支團部中，不乏幹事長書記之間不協調不和善的。我能否勝任，請他再加考慮。他說：「這是天民在長途電話中自動向我提出的，你不必疑慮。」我遂於一九四五年一月偕妻兒到成都支團部工作。

我到支團部後，天民視我如老友。舉凡重要工作與人事經費，皆和我詳細研商辦理。為加強支團部工作，他要天秩專任秘書，要我介紹一位能力強而可靠的人接任總務組

長。各縣市分團部的得力幹部，四川省議會的好相議員，大學中有聲望的教授，優秀學生幹部，工商新聞界以及士紳名流，他均一一為我特別介紹。故我在極短時間內，即能為他分勞成為一個名副其實的助手。

他的夫人王雅清女士和我的內人，相識卻較我和天民為早。因為介紹他們相識進而締結良緣的周女士，是內人多年好友。有這一層關係，我們兩家道地成為通家之好。

或許因為他和我在性情、興趣、作風、習尚乃至飲食休閒各方面都有相似之處，因之我們很快即成為可以談心抒懷的好友。我們彼此間無話不談。家庭瑣事，朋友間的誤會與尷尬困難問題，快意的事，煩惱的結，我們常相互傾訴。不過他賦性含蓄委婉，從不用尖刻露骨的語句，每每需要在他的語辭和表情中去體會，好像是讀李商隱的律詩一般。

中日大戰，日本戰敗投降了，勝利降臨。接著是內亂加劇，國共戰爭升高，通貨膨脹加速，經濟崩潰。支團部的工作，此時集中於組織青年，團結青年，安定後方，安定學校。

抗戰勝利第二年，一九四七年青年團兼團長蔣中正突然宣佈解散青年團。先一年暑期才在廬山召開青年團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，如果要撤銷青年團，何必大張旗鼓舉辦那次隆重的全國代表大會。我們深知這是國民黨內部派系及家族閥閱的問題。無數愛國而

純潔的青年從此感到幻滅失望而覺醒了。那時天民已當選為第一屆行憲的立法委員，常川駐南京。

由於通貨膨脹，法幣、金元券、銀元券，相繼成為廢紙。經濟崩潰加速國軍的崩潰。一九四九年南京失守，四川危急。中共配合其經濟攻勢，在各大城市策動學生反饑餓遊行示威，用各種方式引發校園及社會的騷動。政府惟賴軍警武力維持秩序。但成都華西壩校區，左傾學生舉行遊行示威與公開演講時，前青年團員學生，同時也舉行遊行示威與講演。由於青年團員學生在校品學優良，素得同學信賴擁戴，所以每次都使左傾策動的遊行失敗。

四川全部淪陷時，迄無一縣市有中共的地下潛伏份子能策動當地群眾「起義」的。工人集中的產鹽區自貢市，產糖區的內江縣，皆不會有工人工會騷動的情事。成都國軍撤守之後，空城時期的治安端賴市民自組的街坊會維持。中共賀龍部隊於七天後才整隊入城。

我認為天民在四川工作這一段歲月所奠下的基礎工作，是值得驕傲的。最難能的是在青年團撤銷後的兩年，對安定四川猶有如此的表現。

率民修建新津機場

抗戰時期在成都以南數十華里修建的新津飛機場，是當時中國最大的軍用機場。美

國第一次轟炸東京的B29轟炸巨機，即由這機場起飛。駐守機場的傳秉勛師長，是元輝天民的好友，因而也成為我的好友。他這師裝備精良，軍官優秀，士兵精壯，曾於抗戰初起時在上海八一三大戰中立下殊功。

一九四八年戰事吃緊之後，傳與元輝、天民和我，不斷密商應變之計。秉勛主張保全實力，必要時將部隊向青海西藏川康邊境撤退。在遼闊的叢山峻嶺中游擊。進可以攻，退可以到藏印邊境。元輝曾任這區的行政督察專員，熟悉地方情形和各土司一直有良好的關係。我們三人均決定在緊急時期，隨秉勛部隊到山區去。

為期部隊不被他調，他們要求我持秉勛的親筆函，到重慶見西南軍政長官公署參謀長劉宗寬，請求他在任何情況下不調動傳師，俾可拱衛後方重鎮成都，以保障川康藏要道的暢通。西南軍政的長官是張群，四川所有部隊，均得受公署參謀長指揮。劉收到傳函後，他直接以電話覆秉勛「照辦」。

一九四九年於重慶告急。駐守重慶西南方嘉陵江畔的瀘州市，為郭汝瑰總司令。他曾任陳誠國防部長任內的作戰廳廳長，有名的戰略家，秉勛的妻兄，此時他得到郭的電話，邀他去瀘州面談。不數日他返成都告訴我們，郭面告他早已與中共有默契，俟中共軍隊迫近重慶時，即行「起義」。他望秉勛將部隊帶到瀘州附近一同和他「起義」以免「作無謂的犧牲」。

「我面告他」，秉勛說：「你我即舅至親，多承你的美意，在私，我很感激。在公，我與你各行其心之所安。你走你的路，我行我的道。生死成敗，不必去考慮了。」

我們三人聽後均默然久之。

不久，胡宗南的卅幾萬精兵自陝西增援四川，在成都設立指揮部，川中各軍，改由胡統一指揮。元輝受胡派為川陝甘邊區綏靖主任公署的秘書長，駐節川北綿陽縣。

重慶失守，秉勛受命增援重慶成都中點的內江縣。或由於胡的大軍集聚在成都附近一帶，傳不能不聽命。或許當時成都已戒嚴，民用電報電話皆已不通，全為軍隊所佔用。所以天民與我均不知悉傳師已調走的消息。迫我將情況告知他時，他立刻邀集幾位同志在其家商議。商談連續了三個上午，最後決定各自尋求生路。要我將可能籌集到的金子，平均分給與會的人。

修建新津機場時，以國庫艱窘，除必須建材之外，人力全賴附近各縣市的民眾義務服務。作工期間，三餐也由民眾自備。人民之踴躍參加，雖賴地方士紳及青年團的勸導鼓勵，實由於人民對日本的同仇敵愾與愛國熱忱之所致。機場工人十餘萬人，我曾親到機場看到萬頭攢動努力工作的情景，使我印象終生不滅。修築機場完工日期較預定早，成為當時的美談。事後中央撥了一筆款慰勞有關各縣市及四川支團部。天民決定將這款除轉贈與有關各分團之外，剩餘的部分要我

保管。我以之購了一座大樓房，作為青年服務社。餘下的按例換成黃金指定人保管。

自天民以次，我們各人分配得三兩半黃金，時價每兩美元廿五元。

天民有立法院的撤退專機，候命撤退到台灣。中央中國兩民航空公司皆已投共，空路已斷。四川與各省的水陸交通亦早已斷絕。能夠向那兒撤退，則端賴各人自顯神通了。成都於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廿四日棄守。我於棄守前兩天僥倖得到一個機位，飛到海南島。

海口巧遇故友重逢

海南島海口市當時尚是一個小鎮，僅有三兩條小街。我在一家小旅館中初見大如黃豆黑褐色的臭蟲成群出擊，不敢睡覺，枯坐了一夜。第二天早晨上街早餐，巧遇天民。數天前他乘立法院專機到此，和十幾位四川籍立委在一幢水泥磚房二樓水泥地上打地鋪。他邀我與他同住商請同住的立委分一份毛毯被給我過夜。

由他的安排，幾天後我成為飛往台灣的立委專機上的黃魚搭客，並且還夾帶一條小黃魚——五六歲大的秉勛幼女輝珣。秉勛夫人郭若愚數日前也飛到了海口，攜一子二女同行。何時可覓得機位轉飛台灣，毫無把握。當時中共的登陸艦隊，常於日間搶灘登陸，與守軍激戰。我們在二樓涼台上能清晰地看見。傅大嫂要求我將輝珣帶到台灣交給任覺

五夫人暫為照顧。

我沒有台灣入境證，不是立委國代高官，在台北機場入境時，由天民保證補送入境證，始得放行。

他在立法院備辦的臨時宿舍——廈門街一幢日式住宅中與幾位川籍立委同住。我則在一位老友家的客廳中寄住。

我初至中央團部工作時，陳誠先生任書記長。此時陳任東南軍政長官公署的長官。有一天他在其官邸中邀請各省到台的前青年團幹部晚餐，天民與我皆在受邀之列。陳誠垂詢我們在台近況之外，面囑其秘書為無工作的同志安排職務。

第二天周世光同志（中央大學青年團分團幹部，抗戰勝利後到美國深造，當時返台參加一個會議，那晚也是受邀客人之一）來看我，轉達陳誠擬派我出長台北市黨部，徵求我的同意。我以對台北市環境與人事不熟為理由婉辭了。

次日天民邀我同去碧潭飲茶。他已知上事，問我在無職無錢的現狀下，推辭不就的原因。

我將中央政府撤退到成都，我直接接觸到的中央政府院長級大員某某，某兵種的最高指揮官某某，中央黨部最高負責人某某的幾件事告訴他。

「四川支團奉命撤銷後，我們無職無薪，還要為那麼多的幹部同志設法轉業」，我補充說，「中央大員從來沒有照顧我們及那

些同志，連一句關心安慰的話也沒有。撤退到成都後，不問地方疾苦及同志們的困難，但一味搜求黃金，供其妻小帶到台灣，還求我的幫忙。我與我妻分袂時，曾對她說，我將你和四個小兒女拋下，不是狠心，是不得已。如果不逃我無法活，你們也同樣的難以活命。萬一我僥倖逃脫，或許可以生存下去，日後或有重聚的一天。我最感不安的是只為你們留下幾百銀元，無黃金珍寶。如我能活下去，決心今後不再參與黨政的工作，以贖我過去沉迷頑固的罪過。

「我辭謝陳誠的美意，一是實踐我對妻兒的諾言，一是我自審無能力、無勇氣，也無熱情重作馮婦了。」

他聽後沉默不語許久之。

「我也立下了諾言，今後在立法院除報到、出席、舉手、投票之外，決不發言。將我全部時間，用於讀書、研究與寫作上。」他說。

最後他問我今後作何打算：「老在朋友家客廳打地鋪，總不是長久之計。我們二人設法張羅點錢，租一間小屋同住如何？」

我告訴他，擬去香港與天秩、仲常等幾位好友會合，再商日後謀生之計。

他不再說甚麼。之後他即與幾位老友商量，集籌得一點小款，以壯我行色。

農曆除夕，他和我在任覺五先生家度歲。幾杯清酒下肚後，（那時沒有紹興高梁，洋酒稀有，也買不起），不免有每逢佳節之

感。天民談到留在大陸的妻兒，眼見任府老幼團聚的熱鬧歡欣，忽然淌下幾滴清淚。他悄悄對我說：「你我雖不富，但如任家一樣，早早將妻小送到台灣來，不是辦不到的。目前惟有高吟『今夜鄜州月了』。」

這是我第一次看見他傷心流淚。

我說：「到不必如此自艾。如果我們早將妻小送到台灣，卻鼓勵那些純摯的青年同志為理想與信念而不顧生死去奮鬥，你我良知無愧麼？」他聽我說後立刻大笑幾聲，與我再乾一杯。

劫後餘生骨肉重圓

不久我妻帶著四個小兒女輾轉地抵香港。她於成都淪陷後即設法逃到老家與胞弟同住，和廣州一位老友取得了聯絡。這位廣東老友主動邀她帶小孩來廣州，安置在其家中。之後將她改裝成著香雲紗的廣東娘姨，請一位專走單幫的偷渡老手，護送她們從深圳爬過山溪與鐵絲網，偷渡到九龍。她們與我相聚時，除了一身衣履外，連換洗衣襪均沒有。

那時我和天秩等四位老友同住在一層租用的小樓中。每人有幾兩黃金，為三餐發愁。大夥商議開一間小士多。（什貨小店，專賣麵包、牛奶、冷飲、饅頭）以維生計，勉可供濟幾個人的伙食。忽然增加了我妻小五人，則不是小士多所能負擔得起的。

天民得知後特從台北來看我們。他提議

我到台北教書。

「離台北前」，他說，「我去見教育廳長陳雪屏先生，談到你的情況。陳和你很熟，他立即答應在大專學校為你謀一教職，並由教育廳撥一筆專款與學校為你購置住屋。陳很念舊，且自動提到如澤民願去台灣，擬聘他任教育廳督學。」

就這樣我到了台北工專任教。

半年之中，天秩、元輝、問濤天民的妻小，先後循我妻的路線逃到香港轉至台北。而且天秩、德禮、問濤、必德幾位難友，竟同我一樣，都以教育工作終身，直至退休為止，這卻非始料所及了。

劫後餘生，骨肉重圓。雖我們各家都擠在一棟小屋之中，但一想到我們均僥倖得逃出魔掌，精神卻極愉快。縱然薪資微薄，仍有實物配給，不致饑餒。只若馮諼歌出無車食無魚而已。

天民的薪資較高，但有五個子女要上大學中學小學，自然也有衣履不周之感。他從自己的生活體驗中，深知我們幾個難友的清苦，故每隔一兩週，必邀我們幾個人到他家打一次牙祭，煩其以烹調好手聞名的夫人燒幾道菜為我們解饑，有一次他在餐間慨然對我們說：「昨天我在朱如松兄家吃飯，有凍豬蹄，清涼味美，好吃得很。幾時我們能夠買得起冰箱，作凍豬蹄呢？」

艱苦歲月讀書買書

天民和我都喜買書，不廢閱讀。在香港那麼艱苦的歲月中，我曾束緊腰帶省下幾文錢，在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買了幾部如四部備要，廿四史之類當時已稀有，今後將絕版的仿宋刊本，帶到了台灣。這幾部書後來雖以善價讓給友人，供我家潦倒的急需。是亦為喜買書的意外收穫了。

天民與我是美國時代週刊的長期讀者。其中有不少 *Sales* 及涉及掌故遺聞的字句，我們不能理解，便請教趙惠謨兄。天民提議每週定期在我家聚會一次，請惠謨來指導，以後又邀必德參加。惠謨時時又蒐求一些新近書刊中的資料來共賞。晚餐後談天說地，興盡而別。這是我們一生中難忘的寧靜歡樂歲月。

直到我被調任省立花蓮中學校長，這文酒之聚才中止。天民則仍與惠謨每週聚會一次，時逾十年以上。

他所著第一本有關中共黨史的書出版後，隨即參加政治大學國際問題研究所，致力於研究、寫作與教書，直到他仙逝為止。在美國日本所舉行的國際研究中共問題的學術會，他幾乎每會必與。三幾年必有一著作問世。英日譯本的銷路甚好，甚至中共也蒐購參考。他實踐了他的諾言。

我退休移居美國之後，他每次來美探視兒女，必先到洛杉磯我家盤桓數日。每次必要我開車到圖書館，尤其 UCLA 的東方圖書館，中國城專售大陸出版書刊的書店，去選

購書刊，拷貝資料。每每買的書太多，拷貝的資料太重，臨走時攜帶不了，依依不捨的將書中最重要的部分撕下，將拷貝不太重要的部分拋棄，還不免要歎息幾聲。

一九九二年秋，他病後由必德陪同遊美，照例先到我家住一星期，自不免仍和他跑一次圖書館書店。他情緒好，精神旺，食量比我還強。他自認這次旅行，是考驗他的健康最佳方式，自信已戰勝病魔了。所以他和必德又北遊加拿大，在仲常家玩了幾天，然後再東飛紐約，和各地的兒女團聚，冬天方返台北。

天真純摯愛吃甜食

他於生活小節中常常顯露天真純摯。他愛吃甜食，酷喜冰淇淋巧克力。得了糖尿病後，不得不戒甜食。在洛杉磯同我去超級市場購物，他必溜到甜食櫥櫃前徘徊欣賞，如欣賞古董似的。最後還是買了一筒假糖冰淇淋回來。這種代用糖產品，味道吃起令人有異樣的感覺，我不能下嚥，他卻自我解嘲：「聊勝於無」。

一九九二年最後來我家那一次，我知道有一家專賣糖尿病可吃的高級糖果店，價格雖貴兩三倍，但香美確不亞於真正的上等糖果。我陪他去買了幾樣。他吃後高興得像小孩子一樣，「多年不曾吃到這東西了，過癮，過癮！」他說。第二天他乃邀我再到那家店去買了十幾磅。

「節省點吃，可以夠我一年用了，」他快樂的笑着。

第二年我妻到台北，特地買一包這種巧克力到病榻前慰問他，他將糖果愛撫地握在手中，「再沒有比這好的禮物了」，他笑著說，我妻事後向我說，她在八十多歲的壽星臉上瞧見了天真無邪的兒童笑容。

在成都時，他即因胃出血而戒煙酒。和好友相聚，也時而酬酌幾杯。他的酒量是有名的。我任台北師大附中校長時，有一天他和任國榮（前武漢大學理學院長，香港中文大學前身珠海學院教務長）涂公遂（新加坡南洋大學教授兩人均係立法委員，院會開始時，照例來台報到，留住幾天），於中午來邀我同去午餐。我們四人是抗戰時期同事好友。那天竟喝完了兩瓶白蘭地。餐後我們同去陽明山朱家驊先生墓地展謁。國榮與天民

撫著墓碑嚔啾大哭一場。這是我所見天民第二次流淚第一次痛飲。涂任也作古多年了。

隱隱有絲悽愴之情

台灣民主過渡期中，政客黨徒爭權奪勢，抨擊「萬年國會」職習「老賊」。我曾婉勸天民，一生不會為名位金錢出賣過良知，何不早日退休，免受此種烏氣。他沉默了一會答：「我原已決定早日退休的。立法院一些老友，希望我稍緩與他們一齊退休。友情和義務，不得不答應……」。他似乎顯得有點尷尬，天秩事後對我說，你我以後都不宜向他談這個問題。

「有容德乃大，無求品自高」，是他一生的口頭禪，以此自勉勉人。記得有一天他到東吳大學訪我，邀我同去校園側錢穆先生家拜訪。他帶了一張宣紙，要求錢寫了這幅

一直懸於其書室中的對聯。無求的修養，不難達到。有容，則須經得起理智上、情感上乃至是非利害上的折磨與懷悟，方能有成。我自審不能學得這物外無我是非非是的聖賢境界。天民學到了麼？看來似乎是的。惟我始終覺得在他的「容」中，隱隱有一絲悽愴之情。他在「容」上所付出的代價，於工作事業中，情感生活內，有多深多大，或許為他的老友們在緬懷他之外，所最感酸楚的。

四川淪陷前，密商應變的四位老友——秉勛、元輝、天民與天秩——秉勛是大陸上國軍將領中最後一個不幸殉職的。同他殉難的有不少前青年團的幹部，且有兩個曾在天民家和我家作過傭工的。元輝於一九九二年五月病故台北，一年後天民仙去，又四月天秩遽然物化。現惟剩下我一個老朽餘生，苟活於世，安得不興既傷逝者行自念也之痛！

中外雜誌社稿約

- 一、本社園地公開，歡迎名人傳記、軼聞趣談、真實傳奇、中外古今、現代史話、回憶與隨想、醫學新話、科技新知等作品。
- 二、來稿請用稿紙繕寫，字體力求工整清晰，附照片插圖尤佳。
- 三、有關外國人名、地名等專有名詞，一律請加註原文。
- 四、來稿以白話文為限，對中外名人傳記，以近代現代人物為主，對傳主直稱其名，單名連名帶姓，不稱公稱老，稱先生，不空格，不抬頭，以突破時空限制，除特約稿件外，請勿超過五千字（長稿採用時，超出部份不計稿酬，特約稿件不在此限）。
- 五、來稿一經採用，出版後得酌送稿酬或贈本社及附屬出版機構書刊。凡經由作者委請本社指定編輯增訂考證修飾文字內容，增加插圖後刊出之稿件，本社交由「聖文書局」印行選集或出版單行本時，不另支付稿費或版稅。
- 六、本社所發表文字圖片未經徵得本社編輯委員會及作者本人同意，一律禁止轉載，如有侵犯者，當依法追究。
- 七、來稿務請作者在原稿上註明真實姓名、地址及簡歷以便連絡。本社對於文稿標題及內容，為精益求精，必要時將予刪改，如不願刪改請先聲明。
- 八、來稿如不採用恕不奉復亦不退稿（請自行影印留底），來稿請寄台北市龍江路一〇八號三樓中外雜誌社編輯部收。



許伯超「憶愛國學人李天民」插圖（文見107頁）

①李天民（後右四）早年與在台的鄉親摯友合影。

②李天民（右）遊學美國時與外國友人合影。



①李天民（中）與畫家劉業昭夫婦在舊金山留影。

②李天民（二排右二）返四川省親時與親友們合影。

